

# 老厝屋頂上，那塊直通上帝的玻璃

## 壹、 那年我差點成為耶穌的室友

第一次意識到老厝屋頂那塊玻璃「不太尋常」，是因為差點從它那裡直接跳槽去天堂。

那天是個熱到連壁虎都開始找冷氣孔鑽的午後。八歲，不正值腦袋和身體都不太聽使喚的年紀？祖母正在廚房蒸她那招牌的「苦瓜煲香腸」，一種只有她能煮得讓人痛哭流涕（不是因為感動，是因為味道實在太複雜）的家傳菜色。

「不要再爬屋頂了，小心跌下來讓上帝提早見你面！」她從廚房大吼。

大人的話當然沒有聽進去。對一個八歲小孩來說，禁令是最美的邀請函。

我和死黨阿坤正在進行一項重大科學實驗：從屋頂那塊透明玻璃往上看，到底能不能看到上帝在洗澡？那年班的自然老師說光是可以折射的，阿坤堅信只要找對角度，就能「折」出天堂。

找了個完美的午後時機，從冰箱裡偷一瓶橘子汽水、頭頂著媽媽切壞的柚子皮，還有一隻委曲求全在我們脅迫之下的貓，一起爬上屋頂。

玻璃就在瓦片正中間，尺寸不大，大約比祖母用來蓋味噌湯的碗大一點點。傳說是祖父年輕時誤以為玻璃是可以防雷的，結果不但沒防住，還讓整個村子在一場暴雨中驚呼：「哇！屋頂會發光！」

當阿坤指著玻璃底下那片刺眼的白光說：「你看，那就是天門吧？」的當下，白光裡那飄滿灰塵折射的絢爛，讓心裡不由自主嚮往又崇拜。

要是這是天門，那上帝應該是偏好進口玻璃的風格。

沒有料到正研究得忘我時，腳底一滑，整個人往那片玻璃撲去——啪一聲，玻璃沒破，腦袋倒是多了個印堂發黑的腫包。隔天村長見我還活著，感動得請我吃了一碗剉冰，從此只好頂著那討厭的「被上帝退貨男孩」稱號。

後來祖母終於忍無可忍，把兩人關在祖父的書房罰抄《禮記》。「讓你們從玻璃裡參拜聖人，看你還敢不敢偷窺上帝洗澡！」

## 貳、 上帝可能早就搬家了

隨著年歲增長，開始懷疑一件事：如果上帝真的每天從那塊玻璃往下看，祂的工作量會不會太爆表？

你想想看，樓下的叔叔每天早上都在院子裡唱「問天是何物？」，還會拿拖把當麥克風；阿嬸則是固定下午兩點在陽臺上跟一群發黴的辣椒講話，聲音甜得像蜂蜜泡鹽水——我要是上帝，早就換頻道，或是搬到沒有玻璃的屋頂上去了。

但祖母始終相信那塊玻璃有神聖的意義。

「那是你阿公留的連絡視窗，不是給你拿來研究太空的！」

離世已久的阿公，是村裡傳奇人物之一。他的特異功能包括：用耳朵量體溫、用左腳掛蚊帳而蚊子真的進不去，還能在稻田裡單手把落水雞撈起來，一邊繼續啃甘蔗。

阿公生前最常說的一句話是：「人可以老，瓦片不能鬆。」所以他特地在屋頂中間嵌了一塊玻璃，據說是為了「提醒自己不要有陰影」。

這句話祖母解讀為「積極向光，凡事透明」，還是不免懷疑阿公只不過是想要有一個數星星的夜。

不過神奇的是，不管颱風怎麼吹、鳥屎怎麼落，那塊玻璃從沒破過。甚至有一次表弟在屋頂上練習踢毽子，一腳踹中玻璃，玻璃完好如初，那顆彈跳到院子的毽子，隔天還讓他贏了比賽。

村裡的張阿伯說那塊玻璃是「從天上下來的」，他是不是喝了太多自釀米酒。但後來他補了一句：「你不信，問問你家狗，看牠敢不敢對著玻璃叫。」

我與阿坤真的帶狗試了一次。牠對著那塊玻璃凝視三秒，眼神看起來像在說：「這是天堂的入口嗎？」接著毫無徵兆地轉頭，拖著舌頭奔向阿嬸的辣椒堆，一邊舔一邊搖尾巴，好像要一吐腦海中的宇宙真理。

從那天起，始有點相信，也許那塊玻璃真的有點什麼。不是因為它讓我看見天堂，而是它讓這一家，還有這村子裡所有奇奇怪怪的人，保持著一種——說不上來的——「向上看」的本事。

就像祖母說的：「那是上帝的天眼啦，雖然祂不一定有空看，但我們這些下人還是要演好每一齣戲。」

## 參、 玻璃底下的靈魂出入口

村子有個傳說，說人在睡覺的時候靈魂會偷偷跑出去溜達一圈，再乖乖回來。

這傳說的最大受害者是外甥阿哲。他從小體質敏感，一不小心就會「夢遊」。

有一次，阿哲凌晨三點突然靈魂覺醒，披著印有「小熊維尼」的睡衣，像一隻夢遊的考拉爬上屋頂，在那塊玻璃上盤腿而坐，深情款款地唱起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還邊唱邊對月亮比心，難不成要向天庭申請戀愛簽證。

到了早上，祖母端著一碗剛煮好的甜湯圓準備出門拜土地公，一抬頭就看見阿哲還卡在天線旁，一臉委屈地抱著它喊：「阿祖妳別走，我卡住下不來了！」

祖母愣了兩秒，然後手中那碗熱騰騰的湯圓，差點變成熱兵器，直接瞄準他額頭開投。她事後說：「那天最大的奇蹟是我沒出手，用我的神功丟他，第二奇蹟是他竟然沒凍死。」

後來經村裡資深乩童——「乾媽嬤」——一番觀察，她嚴肅地說：「這塊玻璃是通靈的。不是隨便一塊玻璃能坐著唱歌就不會著涼的。」

乾媽嬤說話從來不用標點符號，但很有威嚴。她還補充，那塊玻璃不仅可以「看到天堂」，還能當作「靈魂轉運站」，要是人睡覺時太靠近它，靈魂會忍不住搭錯車，跑到別人夢裡頭去。

祖母那陣子剛好連續夢見阿公在屋簷上炒花生，還問她要不要加鹽。她信了。

從那天開始，家裡的床全部挪遠玻璃方向三米，還在屋裡擺了一圈鹽巴。「鹽能驅邪，也能擋住靈魂亂跑」，祖母說這句話時很堅定，但她講話的時候，那碗鹽其實正被那隻呆頭貓當剉冰舔。

不瞞你說，其實心中一直懷疑，會不會全家不是害怕靈魂亂跑，而是害怕他真的看到天堂後，就不想回來了。

畢竟，屋頂上的玻璃雖然透明，下面的人心卻常常霧茫茫的。

## 肆、 玻璃下的選舉與神明的啟示

村子每幾年會有一次村長選舉，每次選舉期間，連雞都比平常吵。

候選人往往從凌晨五點就開始廣播：「好鄉親，選阿春，村子會起飛！」配上背景音樂《愛拚才會贏》，音量大到祖母的假牙震掉下來。

而這一年，最特別的一件事是，有三個候選人不約而同來咱家屋頂下拜拜。

原因無他——據說我們家的神奇玻璃有「選舉加持」效果。自從兩年前村裡阿義嬸在玻璃下磕了三個頭，中了刮刮樂五萬，這裡就變成政治朝聖地。

這天早上，候選人老曾帶著一條五斤重的豬腳，請求祖母借他站在玻璃正下方大喊政見。

「我不買票，我只拜天！」他舉起右手說得義正詞嚴，眼神裡卻閃著想偷看上帝的光芒。

老曾站在玻璃下喊：「我要讓村子有自來水、有光纖網路、有...有電動車！」

結果話還沒講完，玻璃啪的一聲滴下來一坨去年留下來的燕子糞便，正中他額頭。他臉色一沉，說不出話，只好假笑說：「這表示...這表示上天也關心環保。」

這場面讓祖母笑到嘴角都快脫臼。她說：「這表示上帝不是不回應，只是祂有時會請燕子代言。」

隔天阿春也來，帶著一台會唱歌的卡拉OK機和一條自製的布條：「選我，玻璃會發光！」

她站上玻璃下方唱了一段《再出發》，唱到副歌那句「給我一個重新的機會」，屋外雷聲隆隆，像是全村的祖先都在鼓掌。

這年選舉最終由一個從不拉票、只送雞蛋的村醫當選。

人們說那是玻璃的神力，其實我覺得，是大家突然明白：願意默默送出雞蛋的人，可能比會在屋頂下喊話的更靠譜。

而那塊玻璃，在那年意外成為了公共論壇，每當有人站在它下方發言，村

裡的人就會自動聚集，聽完還會一起鼓掌、罵人或發呆。

「玻璃不是天門，是村裡最後的真心測謊機。」祖母這樣總結，然後又去廚房煮她那可怕的香腸苦瓜盅。

## 伍、 那年屋頂辦了場喪禮派對

我必須先聲明，喪禮不是鬧著玩的，尤其在這村裡，它是神聖、莊嚴、禮數滿點的儀式——

——除非，那年主辦單位是表舅「舞王榮仔」。

表舅從小就有個夢想，要成為「把殯葬業帶進派對界的第一人」。他說：「人走了，不該送走，而該送飛！」這句話聽起來像什麼宗教信仰，實際上只是他太愛放煙火。

外婆過世那年，他終於逮到機會實踐理想，積極說服媽媽，借我們的老屋屋頂上辦一場「通天式追思派對」，一方面說自己人要照顧自己人，一方面又說這樣靈魂比較好飛。

祖母本來堅決反對，但聽到他會請全村吃燒酒雞，外加一場「天頂 DJ 秀」，就點了點頭，只說了一句：「記得給你媽穿厚一點，屋頂風大。」

派對當天，整個村子來了超過一百人，比上次選舉還熱鬧。

屋頂上，透明玻璃被貼了象徵默哀的黑邊膠帶，四周掛滿燈泡與冥紙。DJ 台由榮仔的摩托車後座改裝而成，加上一紙金邊圍繞的「招魂專用」。

開場音樂不是哀樂，而是《你是燦爛的花朵》。

外婆的遺照擺在玻璃正上方，背後打光打得像在參加《台灣那卡西》。照片裡她笑得燦爛，好像真的在說：「對啦對啦，就是這味啦！」

到晚上九點，大家都微醺了。突然，一位大嬸對著玻璃大喊：「阿姨，我今天有穿妳買的內衣來唷！」另一位阿伯接著對天空喊：「嫂子，對不起，請記得假牙要還呀！」

站在一旁，看這群人對著空氣說話、對著紙錢點頭，好像真的有個看不到的外婆在旁邊冷笑。不得不這樣想，人生嘛，一場開在老屋屋頂上的招魂派對，每個人都在找自己的位置，有的找椅子，有的找出口。最後你只求別被遺忘，還能被人笑著喊一句：「欸欸欸，你那顆靈魂是不是鬆脫了？風一吹就想升天啊？快戴上安全帽，別讓我替你去報戶口遷出啊！」那晚，祖母在屋後煮了一鍋湯圓，不惜成本加了許多「萬丹紅豆」，大家吃完後紛紛說：「你媽這輩子，煮的最好吃的一次就是今晚。」

而屋頂的玻璃，在那夜裡，彷彿真成了一道門，讓人世間的思念，跨過了語言與生死的界線，悄悄遞給了天空。

## 陸、 郵差與外星人的玻璃會議

村裡的郵差叫阿進，一個看起來像總是在喘氣的斜背包。

阿進的家與我們的家只有一牆之隔，他天生有一個怪癖——每天傍晚，會偷偷爬上屋頂，蹲在那塊透明玻璃旁，用手指敲打著莫斯密碼，對著天空發送訊號。

起初以為他壓力太大，但後來他自己解釋說：

「我是地球的郵差，但我的心，早已寄往宇宙。」

他聲稱自己曾在送信途中被「天外來客」短暫綁架，那晚正是他站在屋頂送掛號信的時候。

據說當時天空裂開一條縫，一個像掃地機器人的東西飛出來，用濃濃台南腔問他：「你這封信有附回郵嗎？」

阿進說他當時感動得快哭了——「終於有人在乎我送的信了，雖然是外星人。」

自此，他每晚都來玻璃下找外星人「對話」，還說那塊玻璃是訊號的加強點，能穿透大氣直達銀河的郵政中心。

不少人問他：「你到底都傳什麼訊息？」

他小聲說：「我每天都在告訴他們，這裡有滷肉飯。」

那段日子，整個村都知道阿進瘋了，但也因此，他變得特別受歡迎。

小孩會躲在屋後偷聽他對外星人朗誦《三字經》；老人會拿著青草茶來勸他戒煙順便請他幫忙問候「宇宙裡我那三年前死去的狗，阿虎」。

某天夜裡，有一大塊流星劃過老家玻璃上空，阿進激動得差點從屋頂摔下來。他大喊：「他們收到了！他們收到了！」

那晚，他在玻璃旁擺了一束鮮花和一碗加滷蛋的滷肉飯，寫了一張卡片：「謝謝你們聽見我，地球有你們真好。」

而眾凡人們也開始懂了，這塊玻璃不只是人間通往天上的窗，它也是所有孤獨、荒謬與希望的聚光點。

有些人找神明，有些人找外星人，有些人只是在找個可以傾訴的地方。

而屋頂玻璃，靜靜地聽著，不笑不語，卻總是透明地在那裡——就像村子裡唯一誠實的居民。

## 柒、 玻璃下的求婚事件

村裡有句古話：「男人若是在屋頂下跪，不是裝水管就是求婚。」這完全是最理名言。

這場求婚，不只不裝水管，還差點拆了整座屋。

故事的主角叫阿賓，一個做水電維修的單身漢，長得像天線寶寶裡少了一根天線那隻，三十六歲，最大的夢想是找到一位能一起背房貸的靈魂伴侶。

他暗戀村東頭的美容師小美整整五年，這五年間他總共去剪了七十三次頭髮，每次都說：「只修瀏海。」小美剪到後來都懷疑他是要當村版「克林·伊斯威特」，每一次看到他來光顧，就請老闆娘播放「荒野大鏢客」主題曲。

某天，阿賓突然跑來找我，說他要在老家的透明玻璃屋頂上求婚。

我說：「這樣好嗎？你知道那不是一塊普通玻璃，連鬼魂都怕從上面摔下來。」

他說：「就是要這種會滑倒的浪漫，才會刻骨銘心！」

於是，一場三天三夜的求婚被開始佈置起來——

玻璃四周鋪上滿滿的玫瑰花瓣（其實是阿嬤的山羌花，但他不識貨）、圍上了LED燈條（有一段還會唱歌），中間擺了一張牌子寫著：

「嫁給我，讓我們的愛比玻璃還透明！」

當天晚上，小美被阿進以「阿賓快要跟外星人結婚了！」的理由騙上屋頂。

只見阿賓跪在玻璃旁，口袋掏出一顆戒指（我懷疑中間那一顆是彈珠），小美臉紅像村頭媒婆家的紅龜糕，全村的人突然從草叢、樹後、屋瓦縫裡跳出來，一邊拍手一邊喊：

「嫁啦嫁啦，透明見證愛情啦！」

小美笑著點頭，笑得像剛剛中頭獎，全場瞬間歡聲雷動，連躲在牆角咬甘蔗的癩皮狗都拍手叫好。結果阿賓一時太過激動，竟然撲通一聲整個人攤平在那塊玻璃上，大笑到像是要把玻璃笑出第二次青春。

天啊，這塊玻璃根本是鋼鐵加聖光鑄成的！它不只見證了咱們祖先走過風雨、他倆的親情走過雞飛狗跳、甚至還陪小美完成了一場史詩級求婚，而且現在還附加功能——可承載一名成年人癲狂式仰躺外加五秒鐘發瘋大笑。

我不禁讚嘆，這哪是玻璃？根本是神明派來的建築系畢業生，默默替大家做結構安全測試，還不收工資！

從那天起，每當有新人想結婚，周遭的人都會問：「要不要去玻璃上試試感情的硬度？」

那塊玻璃也成了村裡的月老，只是沒人敢跪太久——怕滑倒不只愛情，連膝蓋都報廢。

## 捌、 玻璃最後的奇蹟，爬牆貓三花都知道

阿賓跟小美的婚禮那天，全村的人都擠上老屋的屋頂，簡直像是一場「建築超載大挑戰」。遠遠看去，那屋頂就像開了一場鄉村版的時裝週，只是模特兒們都穿著彩色吊甲、印有大悲咒的T恤，還有人頂著用鳳梨皮編的帽子。

我們正準備進行婚禮最神聖的橋段——阿賓證婚人的暗示下，要掏出那顆求婚時已現身過的祖傳（也可能是夜市買的）戒指時，卻發現盒子空了。

空了！

「咦？早上明明放在……不會是……被偷了吧？」阿賓的臉瞬間像剛拔完牙一樣空虛。

正在大家慌亂四竄，連阿嬤都準備打電話請城隍爺協尋時，忽然屋簷那頭，一道身影輕巧地閃了過來——是牠！

三花！

那隻在村裡縱橫十年的神級爬牆貓，一出場，全村小孩尖叫、老人叩首、年輕人拍手叫好。牠總是在大家需要牠時現身，平常則像飄在陰陽界間的旅人。

今天牠嘴裡叼的，不是半隻鳥，也不是阿財伯曬乾的魷魚——是那枚閃閃發亮的求婚玻璃戒指。

「牠是怎麼…？」誰都沒問出口。

三花沒有回應任何人的讚嘆，只是慢慢踱到屋頂中央，像個完成儀式的祭司，把戒指放下，然後…伸個懶腰，直接坐在玻璃中央，尾巴搖得像一面正在迎風揮舞的國旗。

小美笑了。全場一陣歡呼。

阿賓感動到撲向三花。

「喀啦——」

全村當場石化，全部的人憋住呼吸，玻璃發出一聲不妙的聲音，連阿嬤的心律都同步暫停。

然後，什麼都沒發生。

玻璃依然好好的，就像牠從祖父那一代就學會怎麼包容一村子的荒謬。

在場所有人鬆了一口氣，那種感覺就像考試前一晚夢到沒穿褲子，結果早上起來發現穿得比平常還多。

那天之後，玻璃正下方，不知道誰立了一個牌子：

「婚姻聖地，經上帝、祖靈、與爬牆貓三花認證。」

至於三花呢？

她婚禮結束後，竟然不見了。

有人說她當晚跟著一道月光，優雅地跳上了教堂的鐘樓，從此留在那裡聽鐘聲；有人說她回到田裡的小屋，開始過退休的貓生，專心研究哲學和蚯蚓。

唯獨只有我知道真相。

她只是看夠了這一切鬧劇，決定退隱江湖，不再管人類這些用玻璃頂棚蓋住天空的人。

從那天起，沒有人敢再叫她「三花」，一律尊稱牠為——「天貓三花。」

說她是唯一見過上帝窗戶內部結構的貓，是唯一不怕高、不怕婚姻、也不怕人類失控歡呼的聖獸。

## 玖、 年度村慶典與失控的玻璃預言

每年清明節後，村內會舉辦一次盛大的「村光節」，由老屋提供屋頂舞臺。

光是聽起來就很專業對吧？其實就是拿玻璃當燈光反射板，晚上請榮仔扮 DJ，放幾首《熱情的沙漠》，然後全村一起吃烤地瓜、喝米酒、跳一支「土法花舞」。

這年特別不同。

因為玻璃出現了一個裂痕——剛好像一把劍，直直指向村公所方向。

這下不得了。

村長立刻宣佈：「這是天象，玻璃預言大事將至！」

有人說那是預兆村長會被罷免，也有人說會有外星人來選裡長，更有老人堅持說那是天神提示：村公所的影印機該換了。

為了化解這「預言」，村幹事們當晚決定在玻璃上辦一場祈福舞會，邀請全村每個姓氏代表來「跳一支回春舞」。

回春舞，是我們村自創的祈福舞，一邊跳一邊唸：

「玻璃透明心不虛，人生苦短不如啤（酒），天若有情人亦老，不就想要多吃飽。」

舞到一半，玻璃竟然真的「啵」一聲——裂痕多了一條，這次是往北邊，正對著土地公廟。

村長驚呼：「這是指示我們要北上發展啊！」

第二天早上，村公所門口就貼了一張海報：

「今年村光節主題：通往上天與臺北 101 的玻璃階梯」

阿嬤看到海報，先喝一口她那沒有人敢喝第二口的香腸苦瓜褒湯，才說：  
「哈，明年再裂一次，搞不好就蓋到月球去。」

而那些生就一身反骨的年輕人看著那塊裂痕越來越多的玻璃，倒是覺得，像極了這村子裡的人生——有裂痕、有傻勁、有時會失控，但每次都還能繼續撐下去，笑著說：

「還沒碎，表示我們還有夢。」

## 壹拾、 玻璃與最終的“往上走”

那天晚上，屋頂上終於迎來了一位特殊嘉賓——村裡的古老智者，老何。他這位老人家，早年曾經是傳說中的「帶著蝸牛行走的哲學家」，嘴裡常念著些有的沒的名言，像是：「今天再不改變，明天會長出胡椒味的白菜」之類的高深話。

老何總是笑得像個知道大家不懂自己說話的快樂魔法師，他今天一如既往地撫著鬍子，摸著自己的胸口，神秘兮兮地說：

「那塊玻璃，不是普通的玻璃，是通向上天的橋樑。」

全村人都目瞪口呆，眼睛差點瞪出來。是的，這玻璃對我們家來說，就像是村子裡的每個人一樣，平凡無奇，不過是被一旁堆砌的砂石與鋼鐵高高舉在屋頂上而已，怎麼可能是“上天的橋樑”？

「如果它真的是通往上天的路，那平凡如豬的我，怎知該怎麼走上去？」我忍不住一肚子的疑問蟲撕咬，問。

老何深吸一口氣，輕輕點頭：「年輕人你很有天分，每一個人，心中都有一個玻璃。你們今天走過這塊玻璃，會發現它其實並非通向天上的神聖之路，而是通向你們每個人內心的無數裂痕。」

大家一時間聽得眼睛瞪得更大，村長甚至差點跳上屋頂喊「我要選連任！」但老何語重心長地說：

「你們都看不見，這塊玻璃裂縫，正是你們每一個人心中曾經折磨過的痛苦與孤單，它提醒你們，每一次的裂痕，都是你們成長的一部分。」

大家沉默了，那種靜謐甚至可以聽見誰的鼻子打了個小噴嚏。

老何微微一笑，接著說：

「所以啊，若你們還想往上走，那就別再光看這塊玻璃。真正的往上走，不是看它會裂幾次，而是當你們的心能夠清楚明白地看到每一條裂痕背後的故事。」

這時候，眼看著那塊玻璃，裂痕確實越來越多，就像每一個過去的錯誤和失敗，它把那些痛苦與回憶變得更鮮明。但那裂痕，從來沒讓全村停止過前

進。或許，有時候，我們都會錯過眼前的美景，眼睛只盯著那些裂痕，卻忘了向上看——那屋頂上，還有星空，還有遙遠的夢。

## 壹拾壹、 玻璃碎了，夢不碎

幾個月後的某個黃昏，我無所事事地坐在家門口，看著那塊玻璃，突然聽到一聲「喀」的聲音。不待驚訝地回頭——那塊曾經堅固無比的玻璃，竟然完全碎裂了。

不過，這次，大家沒有人慌張。阿賓和小美、村長、還有所有人都慢慢圍過來，都安靜得像是一個奇怪的音樂會，沒人說話。

走到玻璃碎片中間，我隨便撿起一片，拿在手裡輕輕一笑：「你看，這玻璃碎了，這不過是一場生命的結局，就像曾經的故事一樣，總會有一個終點。」

阿賓拍拍我的肩膀說：「可是，它的結局，還有很多裂痕，還能繼續說下去。」

小美在旁邊補充：「是啊，這塊玻璃的每一個裂痕，都讓我們學會了怎麼愛，怎麼生活。」

大家聽了這話，都開始笑了起來，村長也大笑：「你看，上帝玻璃碎了，但這份心意，不會碎！」

每個人都像是在對一面早就摔成碎片拼圖的玻璃鏡子點頭微笑，好像在說：『嗯，裂得挺有藝術感的。』不管心裡藏了多少縫補過的裂痕，不管過去摔得多響，這些碎片湊一湊，還是能拼出一幅獨一無二、讓人邊看邊鼻酸又想笑的人生全景圖。

看著四周圍的村民，個個臉上都有一種奇妙的光輝，像是被玻璃的裂痕照亮過。也許，這才是人生最美的地方——不管經歷多少困難與痛苦，那些裂痕、那些破碎，都會成為最珍貴的回憶。

站起來，拍了拍手，我大聲說：「好啦，今天玻璃裂了，這表示老天指示舞會不開了，換個方式慶祝——來，大家一起喝米酒，祝這個村子，和這塊玻璃一樣，永遠不會完美，但總能夠笑著繼續前進！」

大家立刻舉杯，笑聲在月光下蕩漾開來。

玻璃碎了，夢卻不碎，或者更明確的說法是「今晚夢裡，可千萬不要下大雨呀！」